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石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起玄默執徐盡強周作 四月凡五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下

貞觀六年翻古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癸酉靜

州獠反將軍李子和討平之獠魯 文武官復請封

禪復扶又翻去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

魏徵計  
為不可

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

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見七卷始皇二十八年而漢文帝不封禪

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邪音耶且事天掃地

而祭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何必登

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

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曰實錄

唐書志及唐統紀皆以為太宗自不欲封禪而魏文貞公故事及王方慶文貞公傳錄以為太宗欲封太

山徵諫而止意頗不同今兩存之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

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

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

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

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

巡千乘萬騎乘編證翻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易以

任音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

長知兩翻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灌莽

極目灌莽深茂也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

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

之勞藏於協翻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焉

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上將幸九成宮通

直散騎常侍姚思廉諫散悉曹翻上曰朕有氣疾暑

輒頓劇往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監察御史馬周

上疏監古街翻以為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

在宮城之西此因大安宮在西遂謂帝所居為東宮耳制度比於宸居尚

為卑小於四方觀德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

外之望證翻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

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

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

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記曲禮

子之禮冬溫而夏清音十七止翻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復扶願速

示返期以解思小惑又王長通白明達皆樂工韋槃提

今之仙使

林平湯玉

身履者多

矣士君子比

肩而不恥何

也

斛斯正止能調而縱使技能出眾正可資之金帛宜

得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

食伎渠翻臣猶恥之上深納之上以新令無三

師官二月丙戌詔特置之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正一品天子所師法無

所總三月戊辰上幸九成宮庚午吐谷渾寇蘭

州吐從曠入州公擊走之長樂公主將出降唐會

樂公主下嫁長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

資送倍於永嘉公主求嘉長公主高祖女下嫁竇

姑為大長公主一品姊為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

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

淮陽事見四十一卷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

異於明帝之意亦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

聞陛下稱重魏心傲取去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

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

夫婦曲承恩禮母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

以人臣之踈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曰請

遣中使齎錢四十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使疏更翻

德皇后傳云使齎帛五百匹詣徵第賜之魏文貞公

故事云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緡百匹詣公宅遣命

從舊魏且語之曰語牛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

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

此田舍翁朝古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

具朝服立于庭唐制皇后之服禕衣者受冊助祭

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襖襖

隨裳色以緞領為綠用翟為章三等青衣革帶大帶

隨衣色禕紐約佩綬如天子青襪舄加金飾首飾六

小華十二樹以象袞冕之旒又有兩博鬢朝直

標彼小翻袖端襖皺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

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鄒襄公張公謹卒卒子明日

上出次發哀有彭祖百忌只奏辰日忌哭上曰君之

於臣猶父子也注發於哀安避辰日遂哭之六月

己亥金州刺史悼王元亨薨金州西城郡梁置南

尋改曰辛亥江下置薨 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騎

支遣使入貢初正 署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

高昌突騎支請 後開磧路以便往來騎奇寄翻使疏

塞悉則翻復扶 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襲焉耆

大掠而去焉耆 辛未宴三品已上於

丹青殿上從容 言曰從千 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

隋煬帝威加夷 是夏戶 頡利跡有北荒讀奚 統葉護

雄據西域今皆 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疆

盛以自滿也 五突厥肆葉護可汗發兵擊薛延陀

為薛延陀所敗 九勿翻可從刊入肆葉護性猜狠

信護有乙利可汗功最多乙利西突厥小可 肆葉護

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是諸部皆不自保肆葉護又

忌莫賀設之子泥孰陰欲圖之泥孰奔焉耆設卑達

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舊傳作設卑達官新傳作沒

肆葉護輕騎奔康居尋卒肆葉護立見上卷三年 國

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遣使內附

咄常沒翻可從刊入 丁酉遣鴻臚少卿劉善曰立咄

陸為奚利邲咄陸可汗臚陵如翻少始照翻邲咄必

參觀高宗顯慶二年考異而詳辨之考異曰舊傳

閏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青殿長

西突厥  
陸可汗

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謂其事隱太子不謂

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

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

事為不可故諫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

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德扶又翻對曰昔舜戒

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言益稷臣心知其非而口

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契息列翻上大笑

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斌罔甫翻

正為此耳為于為翻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

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數所角翻

戊辰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時上賜手詔

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百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

適觀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

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九月己酉幸慶善

宮上生時故宅也以高祖武功舊第為慶善宮因與貴人宴賦詩

起居郎清平呂才清平縣屬博州劉昫曰清平被之管絃

被皮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大

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才有巧思故命以所賦詩

子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履而舞

號九功舞進德安徐以象文德破陳樂號七德舞擊

九功舞

象武功陳讀曰陣以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同州

郡尉紆 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

城王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奉毆道宗目幾眇音任

壬毆鳥口翻幾居希翻 考異曰唐曆云嘗因內宴於御前毆宇文士及曰汝有何功合居吾上太宗慰諭之方止

今從舊傳 上不憚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

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

也丁令力翻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趙醢非高祖之罪

也角翻國家綱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分扶問

勲自修飾無貽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戢阻

冬十月乙卯車駕還京師帝待上皇宴於大安宮帝

與皇后更獻飲膳及服御之物衡工夜久乃罷帝親

為上皇捧輿至殿門為于上皇不許命太子代之

突厥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

貌羸瘠音寒數所角翻羸倫為翻憊蒲拜翻上見而

憐之以號州地多麋鹿義寧元年分弘農二縣置號

乃以頡利為號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癸未復以為

右衛大將軍復扶又翻下如字十一月辛巳契苾酋

長何力帥部落六千餘家詣沙州降詔處之於甘涼

之間契苾結翻必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帥讀

以何力為左領軍將軍 庚寅以左光祿大夫陳叔

...



達為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見一百九

十一卷高祖武德九年故以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

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為于乃

社稷之計耳十二月癸丑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

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

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觀古玩翻魏徵曰貞觀之初

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交營繕微多諫者頗有

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忤此毗至翻帝拊掌大笑曰誠有

是事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

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救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

詣京師是歲党項羌前後內屬者三十萬口党底

公卿以下請封禪著前後相蜀蜀之上諭以舊有

氣疾恐登高增劇公等勿復言復扶上謂侍臣曰

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

執奏夫事無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比毗

夫音昔關龍逢忠諫而死逢皮朕每痛之煬帝驕暴

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

常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為于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朱元晦曰造次

造造七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

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  
平行下孟翻下則非不行兼備不可用也觀此則天  
後同喪息浪翻可不為言擇人乎

七年春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更工衡翻左傳

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故以為樂

舞之名新志七德舞圖左圖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

伸以象魚麗鵠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

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

歌者和曰秦王破陳樂社佑曰破陳樂舞圖左圓右

方先偏後伍魚麗鵠鶴箕張真舒交錯屈伸首尾回

互以象戰陳之形凡為三變每變有四陣有來往疾

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發揚蹈厲聲韻慷慨陳讀曰

陣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

七德九功之舞酋慈由翻太常卿蕭瑀上言七德舞

形容聖功有所未盡禹音禹上請寫劉武周薛仁果

竇建德王世充等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今

朝廷之臣往往嘗北面事之若觀其故主屈辱之狀

能不傷其心乎瑀謝曰此非臣愚慮所及魏徵欲上

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

則諦觀之悅音免諦都三月戊子侍中王珪坐漏

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庚寅以祕書監魏徵為侍

中直太史雍人李淳風雍縣屬岐州奏靈臺候儀

制度踈畧但有赤道請更造渾天黃道儀更工衡翻

李淳風 造渾天 儀

六十四

通鑑卷之

三

秀甫

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驗也暨于  
周末此器乃亡漢洛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亦  
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  
而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以  
矣上異其說因詔為之儀表裏三重下據準基上如  
十字末樹鼉足以張四表一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  
金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列二十八宿十  
日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儀圓徑八  
尺有璿璣規日游規列宿所行轉於六合之內三日  
四游儀圓樞為軸以連結玉衡游箭而貫約矩規又  
玄極北樹北辰南矩地軸傍轉於內玉衡在玄樞之  
間而南北游仰以觀六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皆  
用銅為之

夏五月癸未上幸九成宮 雅州道行軍總

管張士貴擊反獠破之 雅州漢嚴道縣地隋廢州置  
臨邛郡唐復為雅州獠魯皓  
秋八月乙丑左屯衛大將軍譙敬公周範卒上  
行幸常令範與房玄齡居守 卒子恤翻  
守式又翻 範為人忠篤

嚴正疾甚不肯出外竟終於內省與玄齡相抱而訣

曰所恨不獲再奉聖顏 辛未以張士貴為龔州道

行軍總管使擊反獠 龔州臨江郡漢猛陵縣地隋為  
永平郡武林縣貞觀三年置焉

九月山東河南四十餘州水

遣使賑之 使跡更翻  
賑津忍翻 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

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 帥讀日率朝直  
遙翻 考異曰

四年實錄云天下斷死罪止二十九人今年實錄乃  
有二百九十九人何頓多如此事已可疑又白居易  
樂府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舊本紀統紀年無一人亡  
代記皆云二百九十人今從新書刑法志 無一人亡

匿者上皆赦之 冬十月庚申上還京師 十一月

壬辰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為司空 長知無忌  
兩翻

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曰

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為于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

邑王神符是也神符少威嚴不為下所畏如其有才

雖讎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所舉非私親也 十二

月甲寅上幸芙蓉園景龍文館記芙蓉園在京師羅城東南隅本隋世之離宮也青

林重復綠水瀾漫帝城勝景也丙辰校獵少陵原少陵原在長安城南屬萬年縣界少

始照 戊午還宮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漢故未央宮在長安

宮城北禁苑之西偏考異曰舊高祖紀八年閱武於城西高祖親自臨視還置酒於未央宮高祖實錄

不記年月據太宗實錄八年正月顏利可汗死今從唐曆上皇命突厥顏利可汗

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敬九勿謝頡突結

音寒酋慈由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

觴上壽上時曰今四夷入臣陛下教誨非臣智力

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安自矜大漢高

祖十年置酒未央宮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知仲力今某之業所就

孰與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帝謂

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

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

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長昌呂百姓艱難耳目

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

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呼到

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工部尚書段

綸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木偶

戲也杜佑曰窰礮子亦曰傀儡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高緯尤所好

周穆王其來久矣魏口櫻翻備落櫻翻上曰得巧工

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

意邪月令孟春之月百工咸理監工日號乃削綸階

唐制工部尚書正三品班中嘉陵州獠反嘉州眉

獠為南安縣地陵州山郡獠蜀郡廣都命邗江府

統軍牛進達擊破之唐楊州有邗江上問魏徵曰

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臣上時對曰臣

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

况諫者拂意觸忌非與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

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

朝對羣臣多不語遙翻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

體耳

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厥九勿翻頡奚

聲汗音寒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辛丑行軍總

管張士貴討東西王洞反獠平之東西王洞獠上

欲分遣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使疏吏翻考異曰

建諸道 與防左

牛中

諸道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歲規朕失不

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

二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長知兩問民間疾

苦禮高年賑窮之准俾使者所至如朕親

觀三月庚辰上幸九成宮夏五月辛未朔日有

食之初吐谷渾可汗伏允遣使入貢未返大掠

鄯州而去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仍為其

子尊王求婚上許之令其親迎為于偽尊王又不

至乃絕昏伏允又遣兵寇蘭廓二州隴州各州

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又魏唐

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

諭以禍福伏允終無悛心六月遣左驍衛大將

軍段志玄為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興為

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眾以擊之

吐谷渾中有赤水城近河源驍堅堯翻將邊即亮翻

契苾訖翻必翻党底朗翻考異曰實錄六年

三月吐谷渾寇蘭廓二州此夏遣志玄擊之吐谷渾寇

廓二州無年新本紀此夏遣志玄實錄十月志玄

破吐谷渾故參酌置此又新書本紀是夏吐谷渾寇

涼州遣志玄等伐之實錄十月辛丑志玄破吐谷渾

而不書遣將日月新紀亦無破吐谷渾

月日實錄寇涼州存十一月今參用之

秋七月山

故志言  
破上公

東河南淮海之間大水。上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

上皇以隋文帝終於彼惡之。九成宮即隋之仁壽宮

仁壽宮惡鳥路翻冬十月營大明宮。大明宮在禁苑東南西

內程大昌曰大明宮地太平太極宮之後苑東南面射

殿也地在龍首山上龍山以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

寢疾不果者。辛丑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

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吐谷渾中有青海關駟曰

禾羌海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吐谷渾驅

牧馬而遁。甲子還京師。右僕射李靖以疾遜

位許之十一月辛未以靖為特進封爵如故祿賜吏

卒並依舊給俸疾小瘳。留翻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

平章政事。唐初政事堂在門下省甲申吐蕃贊

普棄宗弄讚。高宗實錄贊普作贊府遣使

入貢仍請昏。使疏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世浸彊蠶

食他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勝音然未嘗通中國

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宦族皆曰尚。吐蕃

本西羌屬蓋言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

唐薛等未始與中國通析支水西祖曰鶴提勃悉

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

曰吐蕃而姓勃悉野或曰南涼禿髮烏孤之後二子

曰樊尼曰傳檀為乞伏戰盤所滅樊尼挈殘部降沮

渠蒙遜沮渠燾尼率其西濟河踰積石遂撫有羣

羌云其俗謂疆雄曰贊父大曰普故號君長為贊普

止卷八

大正

道

十四

神

髮氏之後語訛曰吐蕃宗白曰樊尼奔沮渠蒙遜署  
歸於郡丞沮渠滅建國西士改姓勃罕野時人謂丞  
為贊府語訛為贊棄宗弄讀有勇畧四鄰畏之上遣  
普吐從噉入聲

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丁亥吐谷渾寇涼州己丑

下詔大舉討吐谷渾德以伯太宗遣使宣諭十餘返竟

無俊心九年詔李靖等討伐太宗實錄己丑吐谷渾

拘我行人趙德楷即下此詔十二月遣李靖等今從

實錄據舊傳拘德楷在前據實錄先遣使上欲得李

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重難也以其年老難勞之以

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為西海道

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為積石道

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為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

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

詭生為鹽澤道行軍總管西海郡善且末皆隋

西海郡任音壬部時戰翻且子餘翻并突厥契苾

之衆擊吐谷渾帝聘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為死

華充華舊有之唐六詔已行冊使將發使疏魏徵聞

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掌翻帝聞之大驚手

詔深自克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稱許嫁陸氏無

顯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爽亦表言初無婚姻之議

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

為陛下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

為陛下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



外人意或當如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中牟丞皇甫德參中牟縣漢一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後魏屬廣武郡為治所隋開皇十

年改曰郊城縣大業改曰圃山唐武德三年更名中牟丞貳令治縣事上縣丞從八品下中下縣各以

差降上品上言修洛陽官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

宮中所化上時掌翻下上書曰好力上怒謂房玄齡

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

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之翻直魏徵諫曰賈誼

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

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

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漢書李左唯陛下裁察上曰

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復扶又翻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

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

如強其兩翻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御史監古衙翻中書舍

人高季輔上言考異曰貞觀政要季輔疏在三年會要在八年以舊傳季輔貞觀初拜

御史累轉中書舍人故從會要置此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飢寒切身難

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

嚴設科禁又密王元曉等皆陛下之弟比見帝子拜

諸叔量音良比毗至翻叔皆各拜素亂昭穆素音問昭宜訓

之以禮書奏上善之西突厥吐陸可汗卒其弟同

娥設立是為沙鉢羅啞利失可汗啞徒結翻又丑栗翻

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庚

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洮州壬辰

赦天下乙酉贈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擊叛羌破

之庚寅詔民貨分三等未盡其詳宜分九等唐會要武

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為三上謂魏

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

亡譬如饒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斂力贍

咸翻貪食而多取之為饒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

主懦弱政出多門懦乃卧翻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

雖同為亡國齊主充劣也夏閏四月癸酉任城土

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敗補滿翻下兒敗等賊之敗

聞軍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其道宗

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帥偏師并

行兼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

千餘騎踰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庫山嶂

山不知其所以為同異據嶂山已行數吐谷渾可汗

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磧七翻諸將以為馬無草

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曷者段志玄軍還纔

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衆為之用故也

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侯亦絕君臣攜離父子相  
失敗之易於拾芥易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  
之考異曰舊道宗傳云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  
而君集不從請傳云軍次伏侯城吐谷渾燒去野

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

山按實錄庫山之捷可汗謀將入積以避官軍道宗復曰柏海近河源古來罕有至者賊既西走未知的

且向鄯州待馬肥之後更圖進取君集曰不然陵志

玄曩者纔至鄯州賊眾便到城下良由彼國尚完

徒阻命今者一敗以後斥候亦絕君臣相失父子攜

離乘其迫懼取同俯拾柏海雖遙使可鼓行而中分

至也靖又然之道宗傳與實錄相違今從實錄中分

其軍為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失亮由北道君集與任

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

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畜許癸巳靖

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水經注湟水自臨羌縣東

水又東北流逕牛心堆又東逕西平亭西東北入于湟

### 又敗諸赤水源

考異曰實錄癸巳李靖敗君集

原按文自庫山中分土馬為兩道靖趣北路出曼

頭山踰赤水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真谷然則赤

水之戰君集道宗不在彼也今刪去其名又吐谷渾

傳獲其高昌王慕容容者僕不知在何戰今亦刪去

戾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

夏降霜經破邏真谷其地無水人斃冰馬噉雪邏郎

又下沒翻五月追及伏允於烏海隋志河源郡有烏

與戰大破之獲其石王薛萬均薛萬徹又敗天柱王

於赤海赤海蓋即赤水深廣考異曰舊萬徹傳

上皇自去秋得風疾庚子崩於垂拱殿舊書帝紀

宮之垂拱前甲辰羣臣請上准遺誥視軍國大事上

李靖平吐谷渾

不許乙巳詔太子承乾於東宮平決庶政赤水之

戰薛萬均薛萬徹輕騎先進為吐谷渾所圍兄弟皆

中槍騎奇寄翻下失馬步鬪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

軍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

糜萬均萬徹由是得免從才用翻李太亮敗吐谷渾

於蜀渾山山在赤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

敗吐谷渾於居茹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

且末窮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考異曰吐谷渾

倫積蓋即突倫川虜語將奔于闐契苾何力欲追襲

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城郭

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

復傾其巢穴邪復扶自選驍騎千餘直趣突倫川萬

均乃引兵從之驍堅堯翻趣七喻翻考異曰吐谷

里及其餘黨破之蓋何力先進而萬均從之也積中之水將士刺馬血飲之

亦翻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

伏允脫身走俘其妻子戾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栢

海還與李靖軍合畜許救翻宿音秀考異曰吐谷

及吐谷渾傳皆云君集與李靖會於大非川從實錄實錄

圖大非川在青海南烏海星宿海栢海並在其西且

末又在極遠據靖已至且末又過烏海星宿川

至栢海豈得獲會於大非川於事可疑故不敢著其

地吐谷渾傳又云兩軍會於大非川至破還真谷大

寧王順乃降按實錄歷破邏真谷又行月餘日乃至

星宿川然則彼運真谷在星宿川東大寧王順隋氏

甚遠矣豈得返至其地邪今從實錄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為侍中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

信子為太子及歸意常怏怏高祖武德二年庚於兩

會李靖破其國國人窮蹙怨天柱王順因眾心斬

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帥千餘騎逃磧中十餘日眾

散稍盡為左右所殺降之吐谷渾傳云自益而死今從實

錄國人工順為可汗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渾乙卯詔

復其國以慕容順為西平郡王趙故呂烏甘豆可汗

將精兵數千為其聲援上虞順未能服其眾仍命李大亮

將精兵數千為其聲援六月己丑羣臣復請聽政

上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太子頗能聽斷是後上每

出行幸常令居守監國復扶又翻斷丁亂翻秋七

月庚子鹽澤道行軍副總管劉德敏擊叛寇破之

丁巳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長陵漢高祖陵也皇

百二十一步高十二丈方六丈高九丈蓋尺度之長短有古今之異也務存隆厚期限

既促功不能及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薄葬

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之累上

力瑞翻累故不為耳昔張釋之有言後其中有可欲雖

錮南山猶有隙見十四卷漢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

國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見三十一卷漢

成帝永始元年

其言深切誠合至理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  
葬其親乃以秦漢為法三竊為陛下不取雖復不藏  
金玉為于偽翻復後世但見立龍如此其大安知無  
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霸陵用漢文帝遺詔三而立  
龍之制獨依長陵恐非所宜伏願依白虎通班固等  
通義為三仞之墳器物制度率皆節損仍刻石立之  
陵考別書曰一通藏之宗廟用為子孫永久之灋疏  
秦不報世南復上疏以為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  
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為數十年之功恐於人  
力有所不逮上乃以世南疏後有司令詳處其宜扶復

有獻陵

高安

廟議

又翻房玄齡等議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  
丈也陵漢光武今九丈則太宗二仞則太宗請依原  
陵之制從之 辛亥詔國初草創宗廟之制未備今  
將遷祔宜令禮官詳議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  
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昭時於是增修太廟祔弘農府  
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室弘農府君房玄齡等  
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涼王李暠左庶子于志寧議  
以為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上從之 党  
項寇疊州 李靖之擊吐谷渾也厚賂党項使為鄉  
導細讀党項酋長拓跋赤辭來謂諸將曰隋人無信

九二五

通鑑卷之四

十一

喜暴掠我喜許今諸軍苟無異心我請供其資糧如

或不然我將據險以塞諸軍之道塞則翻諸將與之盟

而遣六赤水道行軍總管李道彥行至關水關水在

州界見赤辭無備襲之獲牛羊數千頭於是羣羌怨

怒屯野狐峽道彥不得進亦辭擊之道彥大敗死者

數萬退保松州左驍衛將軍樊興道溜失軍期溜音

士卒失亡多乙卯道彥與皆坐減死徙邊上遣使勞

諸將於大斗拔谷到翻薛萬均排毀契苾何力自稱

已功何力不勝忿升勝音拔刀起欲殺萬均諸將救止

之上聞之以讓何力何力具言其狀具言亦水之戰

園中及見排上怒欲解萬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

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羣胡無知以陛下為重

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且使胡人謂諸將皆如

萬均將有輕漢之心上善之而止尋令宿衛北門檢

校屯營事北門玄武門也按會要貞觀十一年於玄

名口飛騎何力檢校屯營蓋尚宗女臨洮縣立洮

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後軍期李靖

按之甌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八月庚辰甌

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上曰甌

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日國

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醜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

可復禁乎又復扶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

偽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也

以李靖事太宗然猶如此上欲自詣園陵園陵謂

羣臣以上哀毀羸瘠固諫而止羸倫為翻冬十月

乙亥虜月初遣使入貢虜月虜密皆西突厥之別部

也。庚寅葬太武皇帝於獻陵獻陵在京北三原廟

號高祖以穆皇后祔葬太穆皇后竇氏初葬加號太

穆皇后十一月庚戌詔議於太原立高祖廟祕書

監顏師古議以為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

禮乃止 戊午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

政事蕭瑀罷預聞朝政見上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

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

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

臣也誘音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

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太明亦有時而

失瑀再拜謝魏徵曰瑀違眾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

鄉不遇聖明求免難矣 特進李靖唐六典正二品

漢及魏以為加官從本官服無吏卒品第二比齊特  
公在開府驃騎上江左皆兼官梁班第十七比齊特  
進第二品散官唐因之上書請依遺詔御常服臨正殿



弗許上時掌翻

吐谷渾甘豆可汗父質中國質音致國人

不附竟為其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鉢幼大

臣爭權國中太亂十二月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等將

兵援之先遣使者諭解將即亮翻使疏吏翻有不奉詔者隨宜

討之

十年春正月甲午上始親聽政辛丑以突厥拓設

阿史那社爾為左驍衛大將軍吐泥堅社爾社爾馳羅可汗

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聞可汗以為拓設建牙於磧

北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

歛斂力諸設或鄙其不能為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

於我足矣諸設慙服突厥謂子弟與兵者為設與社爾同時典兵者非一人故曰諸

設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事見二百九十二年社爾兵亦

敗將其餘眾走保西陲將即亮翻頡利可汗既亡見上卷四年

西突厥亦亂吐陸可汗兄弟爭國事見上卷社爾詐往降

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半降戶江翻有眾十

餘萬自稱荅布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首為亂破我

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為先可汗報仇擊滅之為于諸

部皆諫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鎮撫今遽捨之遠去西

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

兵百餘日會陞利失可汗立見上卷社爾之眾苦於人

役多棄社爾逃歸利失薛延陀縱兵擊之社爾大

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畏西突厥之

逼遂帥眾來降降戶日率江翻敕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

處昌留社爾於長安尚皇妹南陽長公主新舊書皆

公主陽長典屯兵於苑內癸丑徙趙王元景為荆

王曾王元昌為漢王鄭王元禮為徐王徐王元嘉為

韓王荆王元則為彭王滕王元懿為鄭王吳王元軌

為霍王幽王元鳳為虢王陳王元慶為道王魏王靈

變為燕王燕王吳王越王泰為魏王燕王祐為

齊王梁王潛為蜀王郟王惲為蔣王漢王貞為越王

申王慎為紀王自恪以下皇子也燕因有翻二月

乙丑以元景為荊州都督情於今翻元昌為梁州都督元禮為

徐州都督元嘉為潞州都督元則為遂州都督靈變

為幽州都督恪為潭州都督泰為相州都督祐為齊

州都督惜為益州都督權為安州都督貞為揚州都

督秦不之官以金紫光祿大夫張亮行都督事唐制

官階卑而擬高者則曰字階高而擬卑則曰行今張

亮行都督事乃用宋齊諸王典方面置行事之例與

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宮張本三月丁酉吐谷渾王諾曷鉢遣使請頒曆行年號遣子弟入

今之厚於  
而薄於元  
弟者何可  
不思此言

侍並從之使疏丁未以諾曷鉢為河源郡王烏地也

技勤豆可汗 癸丑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

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

尚可復存兄弟不可復得復扶又翻因流涕嗚咽不

能止上之流涕嗚咽者抑夏六月壬申以温彦博

為右僕射太常卿楊師道為侍中 侍中魏徵屢以

目疾求為散官散悉上不得已以徵為特進仍知門

下事雖不居侍中之職朝草國典參議得失朝直徒

流以上罪詳事聞奏其祿賜吏卒並同職事特進散

賜吏卒同職事長孫皇之心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

官所以優賢也

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好呼到翻因而獻替裨益弘多

上或以非罪譴怒官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鞫因命因

繫侯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官宦之中刑無枉濫務

章公主早喪其母后收養之慈愛逾於所生慈章公

也後下嫁唐義識為子偽妃嬪以下有疾后親撫視

輒已之藥膳以資之官中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

儉為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唐制太子乳母封郡嘗

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少翻后不許曰為太

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上得疾累年

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離力常繫毒藥於衣帶曰

六三十五十七

長孫皇  
后崩

若有不諱義不獨上后素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紹等中文告繼命上探甲出問問狀后扶疾以從

才用翻左右止之後后曰上既震驚吾何心自安由

是疾遂甚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留翻

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

非智力所移若為善有福則吾不為惡如其不然妄

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數所道釋異端之

教盡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

為所不為乎必行汝之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私

以語房玄齡語牛白上上哀之欲為之赦為于

后固止之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謹歸茅后言

於帝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可謀秘計未嘗宣

泄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段茅以致祿

位漢書曰非有段茅之親段茅喻著茅音茅張言也

舉易致顛危欲使其子孫全慎勿起之權要但以

外戚奉朝請足矣慮為深死害人高語願

勿以丘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仍

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中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

朝直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高語願

勿以丘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仍

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中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

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中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

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中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

改遠于願翻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兒女輩不必

令來見其悲哀徒亂人意因取衣中毒藥以示上曰

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乘輿不能當子后之

地耳呂后事見漢紀乘繩證翻已卯崩于立政殿東上

有萬壽殿萬春殿之東有萬壽殿萬壽殿東上

北有兩儀殿兩儀殿之東有萬壽殿萬壽殿東上

文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

外親使當朝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見四

是開其禍敗之源而防其末流也

及崩宮司并女則奏之唐書有宮司

精二上覽之悲懼以示臣曰皇后

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殊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

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後失又失一良佐故不

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秋八月丙子

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

者多訐人細事此毗至翻自今復有為是者朕

當以讒人罪之冬十一月及分統上

陵昭陵在京北醴泉將軍段志玄字文士及分統上

東出肅章門唐六典曰西極殿次北日

西曰暉政門又曰兩儀殿畫極殿次北日

東曰長樂門北入恭禮門極殿次北日

承天門又北入肅章門則宮內也帝夜使官官至二人

所士及開管內之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

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留使者

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也帝復為文刻之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

復扶又翻下稱皇后節儉清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

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

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亡仁陵中乃為己有今因九

峻山為陵紅翻祖鑿石之工統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

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不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

心存沒無累幾居希翻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上

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觀古以望昭陵嘗引魏徵

同登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眊莫上指

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

矣上泣為之毀觀偽翻十二月戊寅朱俱波甘棠

遣使入貢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

甘棠在大海南朱俱波亦曰朱俱槃漢子合國也甘棠在西海之南崑崙人也二國皆在

西域使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

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諸公匡其不逮耳

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

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為諸

君官

君官

君官

朱俱波  
甘棠  
頁

王所顛躓致音彼豈非天子兒邪邪音耶朕但不聽諸

子縱橫耳縱如字又子容翻又孟翻又如字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

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折之古翻房玄齡等皆惶懼

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

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

之上春秋僖七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公羊傳曰王人

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二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

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

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

又足法乎卒子血翻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

愛忘公義鄉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

人主發一言何得容易乎易以政翻上曰漢令不可數變

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數所角翻又前後差違吏

得以為姦自今變灋皆宜詳慎而行之治書侍御

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

萬緡治直之翻宋白曰饒州漢為鄱陽縣吳置鄱陽郡梁置吳州陳廢州復為郡隋平陳罷郡為饒

州徐湛鄱陽記云北有堯山又以地饒街遂加上曰

食為饒今郡圍又云以山川蘊物珍奇故名饒

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

近有古  
請發世  
者

珠於谷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故舜棄黃金於嶮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川以

之拉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靈帝光和中元年藏

翻浪御欲以桓靈俟我邪耶音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是歲更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唐制

上府折衝都尉正四品上中府正四品下下府正五

品下上府果毅都尉從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

從六品下更工衛翻將即亮翻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

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東宮六率者左右

衛將軍左右宗衛率擬左右領軍將軍左右監門率

擬左右監門將軍後又置左右虞候率擬左右金吾

將軍左右內率擬左右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

人下府八百人二百人為團團有校尉校尉五十人

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長知每人兵甲糧裝各

有數皆自備輸之庫有征行則給之年二十為兵六

十而免其能騎射者為越騎越騎者言其勁勇能其

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其屬教戰帥讀當

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予讀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

以遠近給番遠踈近數皆一月而更時制五百里為

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若簡留

宿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

十二番番上時掌翻數所所用翻更工衛翻數十一年春正月從鄆王元裕為鄧王鄆工譙王元名

為舒王辛卯以吳王恪為安州都督賈洽為荊都

制 府兵之

而丁

大正...

通...

...

...



督紀王慎為秦州都督將之官上賜書戒敕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遺于不如得此一言耳 上作

飛山宮觀明年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以給洛人之遭水壞廬舍者則知飛山宮亦在洛陽

庚子特進魏徵上疏上時以為煬帝恃其富彊不

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

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

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

則以亂勿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易以

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先悉以為舊法兄弟異居

蔭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止應配流

頌律令

據禮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

配役從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下稱賴焉玄

齡等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答刑五自十至于

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二年流刑二絞斬比隋律減大

辟九十二條亦翻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

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去羌呂翻又定令一千五

百九十餘條武德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

孔子配饗玄齡等建議停祭周公以孔子為先聖顏

回配饗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是頒行

之又定枷杻鉗鑊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其頌

其手曰扭鉗以鐵劫束之也。鏤以鐵浪當之也。杖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釐答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扭女九翻。自張蘊古之死見上卷。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

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

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

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

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

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

由是斷獄平允。好呼到翻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

子孫簪綰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二月

丁巳，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甲子，上行幸

洛陽宮。上至顯仁宮。隋志：河南壽安縣有顯仁宮，煬帝大業元年所起。官

吏以缺儲侍有被譴者。侍直里翻魏徵諫曰：陛下以

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

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

罰。見一百八十二年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

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

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儉舍而宿。儉子今供頓如此

豈得嫌不足乎？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庚子，上

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洛陽西苑北距北中，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盡洛

一水會于其間慮其泛溢為三陂以禦之一曰橋顧

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葉西苑見一百

年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

諂諛外蔽聰明也可戒哉按隋煬帝大業二年令宗文又房蓋齡魏徵所

定新禮一百三十八篇一時丙午詔行之以禮部

尚書王珪為魏王泰師唐初因魏晉之制諸上謂

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

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公主上先是公主下嫁

先悉薦翻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禮

法吾受公主詣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

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筭行盥饋之禮筭音煩

禮粟粟東而拜奠于舅席訖婦執南面婦執筭

奠于姑席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婦順也在

載之舅左胖載之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

羣臣復請封禪武官請今禪禪六年文

使祕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夏四

月已卯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

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易以時掌翻蓋以毅憂則竭誠以

盡下殷音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

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

大

禮 公主始行婦

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  
 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樽  
 節。處昌呂翻樂音洛樽慈損翻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  
 納。疾讓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  
 則思因怒而濫。僭僭差濫濫益也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  
 可以無為而治。治直吏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  
 任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四

